

後漢書

六十六

宋本後漢書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第六冊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范曄後漢書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

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

○劉放曰案注言卓與弟旻生潁川明當作穎

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

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

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

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

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

常微守塞下

說文曰微巡也前書曰中尉巡微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微備賊盜

卓

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方言曰所以藏箭前謂之服

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秦鞬

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

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

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

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

為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乃

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

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



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
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
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
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
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

獻帝春秋曰
梁州義從未

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
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
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
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為賊州購約
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改為章。劉放曰注
陳懿勸之使王國案此王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

也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

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

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

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

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

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

袁宏漢記
曰滂字公

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
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

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

郡兵步騎各十餘萬屯美陽

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

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卓與戰輒

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

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

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

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

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

温乃遣周慎將二萬

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

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

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

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

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

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

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奔車

重而退温時亦使卓將兵二萬討先零羌

卓於望垣北

望垣縣屬天水郡

為羌胡所圍糧食乏

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

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比

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

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釐鄉侯邑千戶縣

故城在今雍州武功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

安拜張温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

冬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王文

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

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司馬扶風

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

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領其眾寇

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

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

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二十

六部號車使督統諸部忠耻為眾所脅感志

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

並各分乘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

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

直不畢廩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妻子飢

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

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憊方言云憊惡也郭璞曰憊怵急性也憊音芳別反怵音芳于反臣

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

聞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

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

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

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

養之恩為臣奮一日之命乞將之北州効

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

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官而

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

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並猶兼也中常侍張

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

董卓

莫若去薪

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滄音側亮反寒也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

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

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

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劉放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今臣輒鳴鐘

鼓如洛陽

鳴鐘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惰慢天常擅

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擊起請

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

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

侍段珪等

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毅

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

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

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

卒至恐怖涕泣

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

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

卓與言不能辭對與

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

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

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

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

軍近營明日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

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第苗先所領

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

原而并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

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

而自代之魏志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

以辨

石布六二

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也其

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

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

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

抗高也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沮大議

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

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尚書

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

不明伊尹故
諸桐宮也

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

昌邑王凡所徵發一
千一百二十七事

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

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

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

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

后靈帝何
皇太后 蹙迫永樂太后孝靈董皇后
靈帝之母 至今憂

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
也虧姑以成婦道

莫大焉

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

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郤戾傳音直
戀反郤

今岐
州縣 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

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

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

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

陽君置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皆
言令丞此不合例之 是時洛中

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

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

搜牢

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瀝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吉

人情崩恐

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

靈帝陵

卓悉取

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

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

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

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

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

銅人鍾簏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

鍾虛以銅為之

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虛前書音義曰簏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

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

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楮卓亦取之故

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

便人用

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鑿

時人以爲秦

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

三輔舊事曰秦主立二十

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

殺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

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

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

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

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

陽周璠侍中汝南伍瓊英雄記璠作斌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璠音

秘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

顥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

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

拔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侍文節潁川人

中劉岱為兗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陳留

孔伷為豫州刺史英雄記伷字公緒九州春秋為胄潁川張咨

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堅所殺卓所親愛並

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

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

卓而伍瓊周璠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

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

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衆
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
聞東方兵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
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
能得而伍瓊周泌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
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
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
遂斬瓊泌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

三四

五十六

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

劉放曰案文當云

請不以及罪多為字又倒以字卓既殺瓊泌旋亦悔之故表

彪琬為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
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
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日吉便後
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
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
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

漢書

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

○劉放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字又

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

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

討卓卓先遣將徐營李蒙四出虜掠營遇堅

於梁

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

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

李旻身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

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南太守王匡

英雄記口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

屯兵河陽津將以圖

大谷谷口

后位六二

十二

序

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

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

卒進屯梁縣之陽人

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

卓遣將胡軫召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

中自驚恐士卒散亂

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

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

堅

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

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

大谷谷口在故嵩陽西

董卓

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

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

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

東第二門。劉放曰注從東更擊呂布布復破走

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

新安澠池閒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

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說

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

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略曰熲在華陰特修農

事天子東遷熲迎貢餽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熲音壹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

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

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表反持節拜

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遷長安百

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

爪畫兩輔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

子也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為爪形也輔音甫表反廣雅云車也畫為文彩續漢志

董卓

曰輻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
輻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

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鄆侯兄子璜為侍中
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
列位其子孫雖在髻齒男皆封侯女為邑
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
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鄆高厚七
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
周廻一里一百步積穀為三
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六十三

卷之六十二

十四

五

以畢老常至鄆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
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

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
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
案聞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
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
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
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

通遂答温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温出屯
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温召又不時
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温參軍
勸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
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
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
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

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龍且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之以徇二軍

音魏絳戮楊干 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

在左傳 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温不能

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字伯慎 漢官

儀曰温穰人 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

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

南伍孚 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 忿卓凶

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

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

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

孚而大詬詬罵也音許巨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

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以

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

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

功封子萌 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有人書呂字於布

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

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將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三年四月帝疾

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

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

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

帟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

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

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

以首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

馬音馬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

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隨車顧大呼
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
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從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
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攔之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

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
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田儀九州春秋
儀字作景及卓倉

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

陛内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

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

大正三九七

卷之三

二十七

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

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
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

即時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

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

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

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

萬斤錦綺績縠純素竒玩積如丘山初卓

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

董卓

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張濟

英雄記催北地人劉文獻帝紀曰催字稚

然汜張掖人

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

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

復遺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

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

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

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

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擊輔腰踰

城懸下之未及地

文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催汜等以王

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

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

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

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

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

賈詡時在催軍說之

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尉遷討虜

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

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

涼州人諸軍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眾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

大正片小九二

心傳空三

十九

晉

之於新豐

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人士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

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戰

死軫以眾降催隨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

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

袁宏記曰蒙後為催所殺

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

有叟兵內反

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

引催眾得入城

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

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

樓上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

於是大赦天下李

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

表山松書曰允謂催等曰臣作威作福將

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催等不應自拜署催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

遂圍

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

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郿

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

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

木

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柩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

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催又遷車騎將軍開府

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

東將軍並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

賈詡為左馬翊欲戾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

固辭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天雨晝夜二十

餘日漂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

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催所枉繫者催恐茂赦

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

董卓

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

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寃結而復罪之

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

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

騰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

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

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

郎將劉範馬之前子前涼州刺史种劭中郎將杜

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

里夜梯城城陷斬稟梟首合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

乃率眾來欲和騰催既而復與騰合催使

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

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

萬餘級种劭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

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

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

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語良父軍

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

意愛其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

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帝獻

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壹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後催起汜次之稠次

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

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

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

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

積臭穢滿路帝與侍御史侯汶音問出太倉

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

賦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

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

令以下皆詣省閣劉放曰案文閣當作閣閣門也謝奏收侯

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

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

於坐

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由

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

宏

詔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政為藥汜將食妻曰食於外來黨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

卓部曲將也懼催刃害乃與汜合謀迎天

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纖將數

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

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

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

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

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

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

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

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

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

董卓

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

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

兵攻催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催將張苞張龍謀誅催汜將兵夜攻催門候開

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又貫催耳催將

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

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

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

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

出市困乏使就催素糲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催不與米取以牛肉牛骨給皆以臭蟲不可啖

食尋復欲徙帝於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

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

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汜即從

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

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辨

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

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音佐又汜一名多鄴曰今汜

筆卓

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

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以

免催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

女巫歌謳擊鼓丁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

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

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

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

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表宏記曰濟使太官令孫

篤校尉張武車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天子出到宣平門當

度橋汜兵數百人渡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催兵數

也使侍中楊琦高辛車推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李催

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

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

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

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汜等並侍送乘輿汜

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

董卓

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

帝王紀曰帝以尚書

即郭漣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漣因罵汜曰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滿言切意乃少喻寧輯將軍段熲乃具

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

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

日不下

表宏記曰熲與楊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熲

欲反上曰熲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而騎來入熲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

後漢書

卷六十二

七十三

廿六

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

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

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

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

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

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

策典籍略無所遺

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時解即斫刺之有美髮者斷取

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

射聲校尉沮鵠被創墜馬李傕

謂左右曰尚可活不雋罵之曰汝等凶逆
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
之袁山松書曰俊年二十五其督戰嘗寶負其死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

陽承奉乃請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
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進胡才及南匈奴
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
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
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

後漢書

卷六十二

本七二

廿七

去卑為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
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
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
不滿百人皆有離心 承奉等夜乃潛議

過河

袁宏紀曰催汎繞營叫呵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舡過砥柱出盟津楊彪

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為陝今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為

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

董卓

綯縋而下縋音直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

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

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

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

起居注揚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

十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奪凍溺死者

甚眾既到大陽止於人家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

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住坑尚存然後幸李樂營

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揚字稚叔雲中人使數

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

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

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

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

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

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

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

董卓

劉放曰注遣婢詣省或問案問當作問

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

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

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二輔戶口尚

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

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

閒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

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

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

以為已功故因以楊名殿

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

拾撫故瓦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

乃謂諸將曰天子當

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

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

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

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

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

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

季反于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

董卓

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

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揚奉帝以暹楊有

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

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

雋為弘農太守表宏記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

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

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

眾議郎羅邵伏德趙粲為列侯賞有功也曹操以洛

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

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輓

騎既至操設伏兵要於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

徐聞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

還并州道為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

宣所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

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

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二年使謁者僕射裴

茂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族略典

曰雁頭至有詔高縣之以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閩鄉侯

閩鄉今號州縣也說文四年張揚為其將楊醜所

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執其將楊醜殺揚以應曹公

以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

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負而已帝忌操

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

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

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結

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與馬

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

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七年乃拜騰征

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為

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

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

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

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

端之子也弟誕魏光祿大夫

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

阜破超

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為別

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

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

姜敘屯歷城阜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歎

敘悲其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

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勸從阜計超聞阜等

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我

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

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

劉敘曰注少長詣敘家又云得敘母罵之曰案此言阜

自少長於敘家後人不曉妄超奔漢中降劉備蜀

加一詣字下文少敘母二字超奔漢中降劉備志

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城都密書請韓

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即稽首韓

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人

宗建在抱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

也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淵

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魏志曰泉字妙才也為征西護軍魏

論曰董卓初以虓鬪為情詩大雅曰鬪如虓虎

因遭崩剝之執日天實剝鬪故得蹈藉彝

董卓

倫毀裂畿服

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

服九服也

夫以剗肝斫趾之性

剗剖也斫斬也紂剗剔孕婦剖比干之心

斫朝涉之脛

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

紳遲疑陵奪

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顛荀爽等

尚有盜

竊之道焉

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

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及殘寇乘五者不滿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之倒山傾海

殘寇謂惟汎等

崑岡之火自茲而焚

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版蕩之篇於焉而極

詩小雅曰上帝版版下人

卒瘁毛萇注云版反也瘁病也言厲王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

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

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左傳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天地之不仁甚矣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

為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

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

陽為旱陰為水初入一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

過剝成災

易曰大過棟桡本未弱也

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董卓滔天干逆三才

滔漫也尚書曰象龔滔天

方夏崩沸

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萃崩

皇京烟埃無

禮雖及餘稔遂廣

左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

矢延王輅兵

纏魏象

周禮巾車氏掌王之五輅纏繞也魏象闕也

區服傾回人神

波蕩

董卓傳第六十二

劉虞八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

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

海王恭之後。劉放曰。註案王恭當作恭玉。

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

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
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
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

六二、合九

巾作亂功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
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
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
牢粟浦懸皆畔還本國

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

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
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
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
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

劉虞



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

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

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

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衆至十

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

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

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能使烏桓峭

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人青冀二州攻破清

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

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

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

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

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

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

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

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表袁隗為太傅道路隔

劉虞

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
其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
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
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
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
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
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
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

卷之五

後傳卷之三

三

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

夙猶舊也

初詔

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
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
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
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
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
時獻帝年
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
立為王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

劉虞

虞尊號虞見歧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

亂主上蒙塵

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

吾被

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

戮力

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戮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

盡心王室而

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

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

人於是選擇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

魏志

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劔劉雲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

少

及傳六三

本七三

四

則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今夏侯惇喻之疇曰豈

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

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

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

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

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

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

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

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

是與瓚仇然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

表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

已虞患其黷武黷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

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

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

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

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

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

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虞

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

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

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

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

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

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胄

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

劉虞

伏所四一 卷之三十三 五

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
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
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
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
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
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
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
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

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

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

北奔居庸縣

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

瓚追攻之三日城

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

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

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冀瓚乃

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

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

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名璣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璣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表紹報璣云

公孫瓚

後漢書

卷之三十三

本七十三

七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

家世三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

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

志太守竒其才以女妻之

魏志云侯太守妻之以女

後從

涿郡盧植學於綏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

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

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

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

劉虞 公孫瓚

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旣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

列傳九

後傳五十二

卷五十三

八

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

張溫討涼州賊

賊即邊章等

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

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

虜遂大敗弃妻子

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

食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阮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放曰案遠當作還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放曰案驚當作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

大計賦

卷之三十三

九

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

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

外勅

後漢書

卷之三

十一

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令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令丁原焚燒孟津

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故兵數千人為賊於河內柵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為辭燒平陰河津董卓造為亂始詔罪一

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

公孫瓚

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并竄逃亡忝

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

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

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

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路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

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

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

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

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

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

其言密事得阜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

即真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紹

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星者賂遺財

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

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

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

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

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

紹以貪恹恹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

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

相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

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

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

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

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

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父不服誅紹罪十

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

背畔故齊相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相公

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也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

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菁茅靈茅

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相伐楚責之曰誅曹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微

衛以章草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

公孫瓚

責其無禮也 臣雖闕茸名非先賢 闕猶下也茸細也闕音吐盍反茸音人勇

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

罪 鈇音方于反莖刃也鉞斧也 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

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 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 庶續

栢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

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

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

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

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

紹大戰於界橋 橋名解見獻帝紀 瓚軍敗還薊紹遣

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

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 水在

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道縣界流入 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人

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

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

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

公孫瓚

姓野無青草

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特而不恐

紹

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措與戰敗退還是

歲瓚破禽劉虞蓋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

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

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

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

義縣南十八里

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

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

小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十四

其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烏

桓司馬柔招詔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

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

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

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

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

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

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

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

公孫瓚

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
今吾諸營樓櫓千里

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積
曰櫓露也上無覆屋

積

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
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
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
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
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
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

水部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
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
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
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
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
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
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

九州春秋曰瓚
曰始天下兵起

我謂唾
掌而決

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

危歸人瀋水陵高

瀋音丑六反喻急也

汝當碎首於張

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

言相感也

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

下溼曰隰

起火為應

吾當自內出奮陽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

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侯得其

書

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

如期舉火瓚以為救

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

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

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

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乃

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

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

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

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

當其鋒表氏之攻狀若鬼神桴衝舞吾樓

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

危歸人瀋水陵高

瀋音丑六反喻急也

汝當碎首於張

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

言相感也

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

下溼曰隰

起火為應

吾當自內出奮陽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

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侯得其

書

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

如期舉火瓚以為救

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

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

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

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

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

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

屠各胡號

田楷與表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

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

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

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

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鄴降拜平北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

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尔不羣者河間獻王之謂與故論引焉劉虞守道

慕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甲以自牧美哉乎季漢

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

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劉放曰糾人完聚稽案人下少一字不成

文理當有衆字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羣雄之

際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

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舍梧太守同縣其公出遇

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

長必大成遂與之少為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

陶謙

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耻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

可轉轉則勝人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

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

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

傜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

使聞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

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

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

六十五

卷之五

後七十三

十九

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

以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

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

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閻宣自稱天子劉放曰案紀

作闕宣仍云闕黨童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

并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

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

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

陶謙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謙退保邲滅宋改曰偃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

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

皆屠之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

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

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

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

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

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

同郡人策融策音側格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

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

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為重

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

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

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

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

陶謙

謙

謙

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
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
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
入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
山中為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
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
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
以衛國伯珪踈獲武才趨猛趨音去驕反虞好無
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為梗

八十五

長七十三

廿

詳

列傳第六十三



